



•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•

怎么办？

〔俄〕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47.2752
124-03



•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•

怎么办？

新人的故事

〔俄〕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

蒋 路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Н. Г.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
ЧТО ДЕЛАТЬ?
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47, 1985.

装帧设计:李吉庆

怎么办?

Zenme b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

金城造纸厂供纸

字数 38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 \frac{1}{2}$ 插页 1

195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1959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

1990 年 2 月北京第 3 版

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02-002107-7/Z·301 定价 38.60 元

前言

尼古拉·车尔尼雪夫斯基(1828—1889)刚一涉足俄国文坛,便引起广泛的注意。二十七岁上宣读硕士学位论文《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》,向声誉正隆的黑格尔老人提出有力的挑战,震动了彼得堡大学的校园内外。《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》和一些品评当代诸家的文章,又以同样的青春锐气,打破了自别林斯基谢世以来评论界的停滞局面。《莱辛及其时代、生平和活动》这部专著,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识,而且说明他目光敏锐,能结合本国反封建反专制的实际需要,来介绍和研究外域作家。一八五六年,车尔尼雪夫斯基受《现代人》主编涅克拉索夫重托,负责该刊的编务。他在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下,闯过审查上的大小关卡,使《现代人》变成革命民主派的讲坛。他的评论范围,也从美学和文艺扩展到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历史等诸多方面。一八六一年欺骗性的“农民改革”(废除农奴制)以后,他直接投身革命的行动,进一步触犯了官府的禁忌,于是监视、告密、匿名信和黑名单纷至沓来。一八六二年六月,《现代人》被勒令停刊八个月;七月,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下狱,囚居彼得保罗要塞。可是狭小的单人牢房限制不了他的思维空间。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,审视现实,构想未来,怀着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奋笔疾书,以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,写成了影响深远的小说《怎么办?》。

《怎么办?》有个副标题:《新人的故事》。“新人”主要指书中

的平民知识分子，其次是平民化的贵族拉赫梅托夫。

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，从贵族以外的各阶层选拔和培养的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、新式官吏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员，他们中最优秀的民主主义者在“农民改革”后领导解放运动达三十余年，成为上承十二月党人、下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代英豪，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入狱前正是最受爱戴的平民知识分子领袖。他笔下的洛普霍夫、基尔萨诺夫和韦拉都出自寒门小户，经历过许多生活忧患，全靠本身刻苦努力，才在荆棘重重的社会上闯出一条新路。他们蔑视权势、财富、门第等陈腐的价值标准，坚定地献身于民主和科学事业，并利用各种机会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。韦拉和她的朋友们创办的缝纫工场，对生产、经营和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合理措施，试图把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应用于实际，而韦拉的第四个梦中出现的美好世界，则是他们奋力以求的最高目标。他们的观念、言行、生活态度和道德风貌，截然不同于原先俄国文学中常见的“多余的人”。
“新人”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家一样，相信理性应该而且可以主宰生活，它具有最高的权威，既是反思传统、评价现实的准则，又为设计未来提供了依据。他们也用理性来解决感情纠葛，把通常以悲剧告终的男女间三角关系变成一种和谐的、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。韦拉爱上丈夫洛普霍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；洛普霍夫假装自杀，使大家相信他已不在人世，然后秘密出国。韦拉拿到前夫亡故的证件，取得合法再醮的资格，同基尔萨诺夫正式结婚。过了些时候，洛普霍夫化名比蒙特回国，娶了韦拉的女友卡捷丽娜。此后两个家庭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
洛普霍夫、基尔萨诺夫和韦拉是正直忠实的民主主义者，但

他们无力领导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解放运动。他们还不够成熟,对那个试验性的劳动者合作组织——缝纫工场抱有过高的期望,未能及早抛弃由渐进途径达到合理社会的幻想。为了让读者领略一下真正的群众领袖的风姿,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里引出一个拉赫梅托夫,只是由于审查上的限制,他显然言犹未尽,有些地方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加以补充。

拉赫梅托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正面人物的最高典型,头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,洛普霍夫等平常的“新人”同他相比,犹如一座平常的房子之于雄伟的宫殿。他出身豪门,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通过劳动、漫游、严格的斯巴达式乃至苦行僧式的生活和繁忙危险的地下活动,不断地磨砺和调节自己,重新塑造自己,把一切奉献给养育他的人民。人民的需要成了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针,同时,他又要设法提高人民的自觉性;这正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。

拉赫梅托夫重视实践,却不是狭隘的、目光短浅的实干家,他有良好的理论修养。他和韦拉谈到事业和爱情时,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分析和透视能力。也是这一席长谈,表明他那严厉、阴沉、粗犷的外貌下,隐藏着一颗多么温柔善良的心。他和常人一样热爱生活,一样有七情六欲,革命家必要时可以节制它,但无法灭绝它。

拉赫梅托夫的形象着墨不多,而在小说的思想内涵上却起着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,因为他回答了本书书名提出的问题:要摆脱专制暴政和农奴制残余,俄国人民该怎么办?

全书《怎么办?》中的“新人”信奉作者倡导的新伦理观——“合理的利己主义”。针对对宗法制社会压抑个人要求的古老传统,针对宗教界关

于克己节欲、舍弃世俗权益以换取来生幸福的道德说教，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积极争取自己应得的福利。他强调利己是人的天性，人人都选择对自己好处最多或坏处最少的做法，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。韦拉的母亲当然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洛普霍夫为了帮助韦拉挣脱家庭的束缚，不惜抛弃他的锦绣前程；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扶危济困的好风格，只是因为他想娶她。婚后韦拉另有所欢，他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，不得不下决心“退出舞台”，“而利己主义却改变我的姿态，使我装出一副品格高尚、舍己为人的样子”，他断言，所谓自我牺牲不过是欺人之谈罢了。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在《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貌似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感情，我们便会看出，它们的基础仍然是那种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、个人快乐、个人幸福的思想，仍然是那种叫做‘利己主义’的感情。”你以为母爱果真那么纯洁？孩子夭折的时候，你听听母亲的哭诉：“我的天使！我多么爱你！我为你受过多少苦，熬过多少夜！”这里着重的还不是“我的”和“我”？

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抹杀或贬低英雄行为和崇高事业，更不是，人不能够为公众效力，甚至献出生命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是一个光照千古的典范，他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，在囚居彼得保罗要塞将近两年之后，又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东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卡达亚服满七年苦役，继而放逐到更荒僻寒冷的维柳伊斯克，并断然拒绝了官府的诱降，直至一八八三年才重返俄罗斯本土，在警察监视下度完余生。他所经历的大劫大难，使他有权获得“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”的称誉。但他可以说，他是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对待这一切的，因为他虽然受尽煎熬，却保全了节操和良心，他由此得到的欣慰和自豪感，便是他给自己的最大报偿或利益；如果他在反动派统治下偷生苟活，或被捕后变节

屈膝，他将负疚终生，遭受世人唾骂，这对自己更为不利。可见“新人”的利己主义不同于庸俗的自私自利，他们的“利”必须受理性的调节和制约，他们的“己”是具有社会性的“己”。他们利己而不损人，或者人我兼顾，义利双行，既要实现自我价值，又能实现社会价值。当有关各方的利益互相抵触的时候，就根据整体大于部分、多数大于少数的“几何定理”来妥善解决，即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，民族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，其余类推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这样架起一座桥梁，使人从利己主义自愿过渡到为公众服务的大道上去。

《怎么办？》一问世，立刻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而又迥然不同的反响。一方面是官府查禁，保守派抨击、嘲笑乃至恶毒咒骂，另一方面则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记载：“屠格涅夫的任何小说，托尔斯泰或其他什么作家的任何作品，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一样，对俄国青年有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它成了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。”（《俄国文学的理想和实际》，1905）《怎么办？》不止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，并且长期传诵不衰，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力。但就本书的审美价值而言，却屡屡受到一些论者的怀疑，其中一部分人是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。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，他说，假如把《怎么办？》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相比，《怎么办？》无疑处于劣势。“然而，一个评论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，那他就是蹩脚的评论家。《怎么办？》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——譬如说——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。”（《尼·加·车尔尼雪夫斯基》，1890）普列汉诺夫这番话，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。

蒋 路

1994年5月

目 次

I 一个傻瓜	3
II 傻瓜案的初步侦查	6
III 序	11
第一章 韦拉·帕夫洛夫娜在娘家的生活	14
第二章 初恋和正式结婚	63
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	168
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	343
第五章 新的人物和结局	442
第六章 布景的改换	514

附 录

第四章第十七节定稿译文	516
第五〇四页初稿译文	518

献 给

我的朋友奥·索·车^{*}

* 即作者夫人奥莉加·索克拉托夫娜·车尔尼雪夫斯卡娅(1833—1918)。

I 一个傻瓜

一八五六年七月十一日清早，在彼得堡的莫斯科火车站^①附近一家大旅馆里，茶房们正在纳闷，甚至有点儿惊慌。头天晚上八点多钟，一位先生拎着箱子，前来开了个房间。他把身份证交去登记，要了茶和肉饼，关照说晚上不许惊动他，因为他挺累，想睡觉，可是明天八点一定得叫醒他，因为他有急事。他关上房门，最初还传出些刀叉声和茶具声，不久就安静下来，大概睡着了。到了早晨八点，一个茶房敲了敲这位昨天来客的房门，客人一声不响。茶房更使劲敲，使足了劲儿敲，客人还是不理睬。他恐怕是太累了。茶房等了一刻钟又去叫，仍旧叫不醒。他开始跟别的茶房、跟小吃部的堂倌商议。“他不是出了什么事吧？”——“应当把门砸开。”——“不，那不行，要有警察在场才能砸门。”他们决定再使劲叫一回试试看，如果他这回还不醒，就派人找警察。他们做了最后的尝试，仍然叫不醒。于是他们派了人去找警察，现在只等着跟他一道看个究竟了。

上午将近十点的时候来了一个警官，他亲自敲敲门，又叫茶房去敲，结果还是跟原先一样。“没有办法，砸门吧，小伙子们。”

门给砸开了。房间里空无一人。“看看床底下，”床底下也不见那个旅客。警官走到桌子旁边，发现桌上摆着一张纸，上面用粗大的字体写着：

^① 以这个车站为起点的铁路通往莫斯科，当时叫莫斯科铁路。

我晚上十一点离去,不再回来。夜里两点到三点之间,有人会在铸炮厂桥^①上听见我发出的声音。不用怀疑别人。

“原来是这样,现在事情才弄明白了,不然可怎么也闹不清,”警官说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,伊凡·阿法纳谢维奇?”小吃部的堂倌问道。

“来一杯茶再讲吧。”
有好长一段时间,警官所说的故事成了旅馆中的热门话题。事件的经过是这样:

那一夜有云,黑沉沉的。到了两点半钟,铸炮厂桥中央忽然火光一闪,传来手枪的声音。护桥人员闻声赶去,几个过路的也聚拢了,但是发出枪声的地方不见一个人或一件东西。可见这不是他杀,而是自杀。有些自愿潜水的,过了不大工夫就扛来钩竿,甚至还扛来一副渔网。他们钻进水里,摸索,打捞,结果只捞到五十来块大木片,尸体却没有找着,没有捞到。其实怎么找得着呢?夜那样黑。尸体在这两个钟头内早已漂到海里去了,你还能上那儿找去?于是出现一批进步分子,推翻了原先的假设:“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尸体吧?也许是个醉鬼,或者干脆是个爱捣蛋的家伙,为了寻开心,放了一枪就溜掉了。说不定他当时还混在那一堆忙忙乱乱的人中间,看到自己引起一场虚惊,暗自好笑哩。”

然而大多数人在慎重推论的时候总是保守的,他们拥护原来的说法:“什么寻开心!他朝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,就是这么回事。”进步分子失败了。可是得胜的一派胜利以后,照例又马

① 铸炮厂桥,横跨涅瓦河的浮桥,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改为铁桥。其附近原有一家铸炮厂,故名。

上闹起意见来。不错，是自杀。但为什么自杀呢？“喝醉了呗，”这是某些保守分子的看法。“因为家产败光了，”其他的保守分子断言。“不过是个傻瓜罢了，”有人说道。对于“不过是个傻瓜罢了”这句话，所有的人，连那些否定他自杀的在内，一致表示赞同。的确，不论是一个醉鬼或败家子自杀也好，或是一个爱捣蛋的家伙根本没自杀，只不过玩了个鬼把戏也好，反正总是愚蠢的、只有傻瓜才会干的玩意。

那天夜间桥上的事到此为止。第二天清早在莫斯科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，却发现那个傻瓜不是寻开心，而是自杀了。但故事结局中有一点是连失败者也同意的，就是：即使他不是闹着玩，而是自杀，他也还是个傻瓜。这个人人满意的结论，正由于保守分子获胜便格外颠扑不破了：真的，假如他只在桥上开枪玩玩，那末他到底是傻瓜或者只是个爱捣蛋的家伙，实在还可以怀疑。但是他竟在桥上自杀了。有谁在桥上自杀过？怎么要在桥上自杀？干吗在桥上？在桥上自杀多愚蠢！所以他毫无疑问是傻瓜。

有些人又起了疑心：他在桥上自杀，而人们都不在桥上自杀，足见他没有自杀。可是傍晚时分，旅馆的茶房们被传到警察分局去，看看从水里捞出的一顶叫子弹打穿的制帽，大家承认那顶帽子正是旅客戴过的。这么说，他无疑是自杀了。否定派和进步派的锐气被彻底挫败了。

大家都同意那是个“傻瓜”，但是大家忽然又谈起：在桥上自杀倒是一条妙计！这样一来，即使他没有打中要害，也不会痛苦很久了。想得聪明！无论伤势轻重，他总会掉下水去，不等清醒过来，就被水憋得接不上气了。是的，在桥上……聪明！

现在可叫人完全莫名其妙了：又是傻瓜，又想得聪明。

II 傻瓜案的初步侦查

同一天上午十一点多钟，在石岛^①一座三居室的小别墅里，有个年轻的太太一边坐着做针线，一边轻轻地哼着一支活泼雄壮的法国歌曲^②。

“虽然我们生活贫困，”歌词说，“却有一双矫健的手，我们都是工人。虽然我们蒙昧无知，可是我们一点不笨，我们希望能得到光明。我们将要多多学习，知识能使我们解放。我们将要多多劳动，劳动能使我们富足。这事一定会实现，只要我们活下去，就能看到那一天。——”

Ça ira,

Qui vivra, verra. ^③

“我们又粗又野，因此吃苦不少。脑子里装满偏见，偏见使我们苦恼，这个我们已经感到。我们要寻求幸福，也还要争取人道，我们将变得良善。这事一定会实现，只要我们活下去，就能看到那一天。”

“没有知识，劳动终归是白忙一场，别人不幸，我们的幸福也是妄想。受了教育，我们才能富裕。我们将会幸福，变成姊妹兄弟。这事一定会实现，只要我们活下去，就能看到那一天。”

① 彼得堡河川纵横，形成许多岛屿，石岛是其中之一。

② 指法国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歌曲《Ça ira》。歌题的原意为“一切都会好”或“一切顺利”，车尔尼雪夫斯基译作“这事一定会实现”。

③ 这事一定会实现，
只要我们活下去，
就能看到那一天。

“我们要学习和劳动，我们要去爱和歌唱，大地上会出现天堂。我们的生活快乐无疆。这事一定会实现，这事很快就能办到，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一天，——

Donc, vivons,

Ça bien vite ira,

Ça viendra,

Nous tous le verrons. ①”

这是一支雄壮活泼的歌曲，旋律轻快，其中虽有两三个忧伤的乐音，却被总的明朗的调子淹没了，消失在叠句里面，消失在整个煞尾的一节里面了，——至少是应该淹没和消失的，如果那位太太处在另一种心情中，它们一定会消失。可是现在经她一唱，这少数忧伤的音调反而比别的音调来得更加响亮。她察觉到这个，仿佛震动了一下，于是就把嗓子压低，却更用力地唱出后面的轻快的声调来。但是她的思想又从歌曲转移到自己的心事上，忧伤的声调又占了上风。年轻的太太显然不愿向忧伤屈服，而忧伤也显然不肯放过她，无论她怎样甩开它。不过，让轻快的歌曲透着忧伤也好，让它恢复它应有的轻快也好，那位太太做针线却始终很尽心。她是一名好裁缝。

她的女仆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走进房里。

“你瞧，玛莎，这活儿做得怎么样？一对袖头②差不多完工了，这是我为了参加您的婚礼才准备的。”

“哎呀，这上头绣的花，没有您给我绣的那一对多！”

① 所以我们要活下去，
这事很快就会实现，
这事一定能办到，
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一天。

② 一种翻袖，用花边和浆硬的布料制成，扣在或缝在袖口上，作为装饰。

天恩“那当然！新娘当然应该比所有参加婚礼的人穿得漂亮！”

依道“我给您带来一封信，韦拉·帕夫洛夫娜。”

韦拉·帕夫洛夫娜动手拆信的时候，脸上掠过一抹大惑不解的神情，原来信封上打着本市的邮戳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
在莫斯科吗？”她连忙展开信纸，她的脸色泛白，拿信的那只手垂下了。“不，不对，我还没有看明白，信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写的！”她重新把拿信的手抬起来。这一切只是两秒钟以内的事。这一次重读，她的眼光一动不动地长久盯着信上的几行字，她那对亮晶晶的眼睛越来越暗淡，信从她发软的手中掉到缝纫桌上，她用双手捂住脸，放声大哭了。“我干的好事！我干的好事！”说着又哭了。

“韦罗奇卡^①，你怎么啦？难道你是个爱哭哭啼啼的人吗？你什么时候哭过？你这到底是怎么啦？”

一个青年男子迈着急促但是轻巧谨慎的脚步，走进房里。

“你读吧……信在桌上……”

她已经不再大哭，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呼吸微弱。

青年男子拿起信来，他也是脸色泛白，双手发抖，他久久地看着那封信，虽然信不长，总共才几十个字：

我扰乱了你们的安宁。我要退出舞台。不必怜惜我。我深深地爱你们俩，很庆幸自己能下这个决心。别了。

青年男子站了许久，他揉揉脑门，随后开始捻唇髭，再后又看了看他的大衣袖口，最后总算能集中思想了。他朝那青年女子身边跨进一步，她却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，呼吸微弱，好像害昏睡病一样。他抓住她的手：

“韦罗奇卡！”

^① 韦罗奇卡，韦拉的小名。